

三蘇策論

三蘇策論卷之三

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眉山蘇

軾東坡氏著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咏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訟臧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怨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

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御試重巽申命論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以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天日皆知其所以為燠，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電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簾室鄙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

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以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變通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曰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蓋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

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位。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其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

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

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人。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

息而為忠則尺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與守成論

以下二首俱程試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率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素為后稷而萬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蓋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遇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

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不若三代聖人
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
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
而國蹙此以五霸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邊水民不得休息
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其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
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其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
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
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
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
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
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遠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

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藉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履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書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

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噓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同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太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

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狄之不能以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憚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形勢不如德論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懼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

去而不返。則為寇讐。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處。因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者。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博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因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通篇人地劈分二段柱意分明却微少變化此大蘇少年文字也 齡識

禮以養人為本論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于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疑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

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愛。襄而新音代作。律謝昇蘇。而法今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博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

長有吾國也。又相與歌詠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成功。功成則易解。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執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數。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作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少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予以有加於陽。而陽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者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者焉。而求之揲者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